

监狱警官用爱感化了受虐狂女囚

8



孙晶岩 著
文汇出版社友情推荐

两年来,本书作者走南闯北对中国的女子监狱进行了全方位的采访。在调查中,作者发现,女囚走进监狱的恩怨情仇各不相同,但女性犯罪不外乎两个字,一是为“钱”,一是为“情”。作者通过对大量案例的梳理和思索,一方面试图寻找女囚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方面,也借这些案例向世人敲响警钟。

[上期回顾]

许河和周桂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婚后,周桂发现丈夫许河有性功能障碍。许河烦闷之下跑到外面去做生意,结果有个年纪大的女人爱上了许河。许河有了外遇后,经常挖苦周桂,还和她打闹。他们的邻居戴敏知道后,主动接近周桂,成了周桂的情人。戴敏向许河摊牌,想娶周桂。许河怒起杀心,周桂则做了帮凶。

报告文学

“撞,撞,撞!不行,不刺激,撞得头破血流才刺激!”一阵阵歇斯底里的喊叫声在上海女子监狱上空回荡,人们好奇地向禁闭室观望着,这个女犯叫朱小翠,是个受虐狂,她非要撞得头上鲜血淋漓才觉得痛快。每逢病情发作时,她都像一头困兽疯狂地吼叫着,她要警官用绳子绑她,用小刀在她身体上划口子放血,让医生用针扎她的手指,用打火机烫她。她大约一个月发作一两次,月经期间发作得特别厉害。

当上海女子监狱的副监狱长尹非第一次看到朱小翠发病时,着实吓了一跳。这哪里是平时那个文静的朱小翠,分明是一头疯狂的狮子。她呆在禁闭室里拼命地用头撞墙,撞得脸上白一块黑一块的,活像一只大熊猫。尹非的心一阵痉挛,朱小翠是因为盗窃罪关进监狱的,作为一个主管改造的副监狱长,尹非痛恨她的罪行,却又非常同情她的病情。强烈的责任感促使尹非天天呆在朱小翠的身边,一次又一次地和她促膝谈心,终于了解了一个苦难的灵魂走过的人生之旅。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朱小翠出生在福建的一座小城,她长得非常清秀漂亮,可家庭生活却十分不幸。她来到人世不久妈妈就疯了,天灾又使妈妈成了植物人,爸爸对她很冷淡,她隐隐约约地听别人说爸爸不是她的亲爸爸,因此总觉得家里缺少温暖。一天晚上,她到同学家玩,回来晚了,爸爸不由分说揍了她一顿,还要把她撵出去。她赌气跑到了街上,外面狂风怒吼,大雨倾盆,她像一只孤雁在长空中哀号。

突然,一个老头走了过来,把一把雨伞举在她的头顶,关切地问:“你是谁的姑娘,这么大的雨,别淋坏了!”听到这话,一股暖流涌上她的心头。她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老头一手举着伞,一手搂着她的肩膀:“姑娘,别哭了,先到我家避避雨吧!”

她跟着老头走进了一个小巷,来到一座老式的房屋里,老头递给她一件衣服:“姑娘,淋了半天雨,衣服都湿了,快洗个澡,换换衣服。”她走进厕所,用毛巾擦干了身子,换上了干衣服。当她回到卧室时,小声地问道:“大伯,我可以借用一下您的伞回家吗?”老头一把拦住了她:“姑娘,你看外面这么大的雨,回什么家,就在我家住下吧。我家两间房,你住里面,我住外面,明天雨停了我送你回家!”她感激地看了一眼老头:“大伯,您贵姓?”老头说:“我姓尤,你就叫我尤大伯吧!”老头给她倒了一杯红葡萄酒:“姑娘,快喝点酒,暖暖身子!”

她接过酒杯,感激地看着老头。她从来没有喝过酒,在老头热情的鼓励下,居然糊里糊涂地喝了一杯酒。她顿时觉得头昏脑涨,老头把她扶到床上躺下,她隐隐约约地觉得老头把她搂在怀里,却丝毫反抗的能力都没有。狂风越发强劲,暴雨越发肆虐。那天晚上,她失去了女儿身。第二天醒来,她刚想去上学,才想起书包落在了家里。她想回家去取书包,又害怕在外面过夜遭到爸爸毒打,正犹豫着,老头说:“上什么学呀,就在我家住下吧,我这里管你吃管你喝,我的儿女都在国外,往后我带你

到外国转转!”

也许是觉得家里太没有温暖了,也许是觉得自己反正已被老头霸占了,老实的姑娘竟然没有提出异议。从此,她就在老头家住了下来,老头对邻居说她是自己的干女儿,她也管老头叫尤干爹。这一老一少就这样非法同居了整整5年。开始,老头对她不错,后来就拼命地打她。这个尤老头是个虐待狂,兽性埋没了人性,他在虐待女人中有一种生理和心理的快感。他用绳子把朱小翠绑起来吊在屋里,用电烙铁烫她,把朱小翠的裤子脱掉,让狗来舔她的阴部,然后再把她扔到床上蹂躏。后来,她离开了尤老头,在街上到处流浪。没有经济来源就靠偷窃为生,还进了劳教所被劳教了两年。

从劳教所出来后,她来到上海尝试着做点买卖赚点钱,就在这时她认识了一个大学生,她的美貌使大学生垂涎三尺,他对他的慷慨解囊又使那个英俊的大学生发誓非她不娶。大学生的学问和谈吐征服了她,她很快坠入情网不能自拔。她把身体和金钱都给了那个大学生,与他同居了好几年。而那个男人却在玩弄了她的肉体并占有了她的金钱之后把她抛弃了。这个大学生很快就和别人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朱小翠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她歇斯底里地发作,像动物园中的动物在笼子里来回走动、咆哮。爱幻灭了,她觉得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真诚,她要报复这个世界。她开始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结识了很多社会痞子,吸毒、盗窃,无所不为,终于走进了监狱。

得知朱小翠苦难的身世后,尹非更加关心体贴她,她也把尹非当成了可以信赖的人。一天,她发现朱小翠情绪不对,就紧紧地跟着她来到监舍。她假装和朱小翠唠家常,眼睛却仔细地梭巡着朱小翠的床,发现褥子底下有些鼓鼓囊囊。她趁朱小翠不备掀开褥子,发现下面有一卷草纸,里面露出一团亮闪闪的东西。打开草纸一看,里面藏着一把剪刀。原来是朱小翠在缝纫组干活时趁人不备拿回来的,预备自杀用。她没收了剪刀,一再叮嘱值班民警要严密监视朱小翠的动静,防止她自杀。

1999年12月30日,朱小翠又犯病了,她大哭大闹并大声喊道:“犯人都走开,干部也都走开,就留尹监一个人!”尹非对围上来的人说:“你们都走开吧,我来对付她。”尹非说:“朱小翠,别闹了,你有什么想不通的可以跟我讲!”朱小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讲,只求你把我送到禁闭室!”尹非说:“可以,我答应你!”这时候的尹非已经懂得了朱小翠的心理,这种受虐狂是人来疯,围观的人越多她闹得越来劲。她把进禁闭室看作是一种幸福,把她送进禁闭室可以使她暂时不闹。果然,进了禁闭室,周围没有了围观的人,朱小翠安静多了。尹非和队长朱玲玲走进禁闭室,朱玲玲送给朱小翠一个熊猫,尹非送给她一个日记本。她诧异地望着尹非:“尹监,送给我这些东西干什么?”尹非说:“明天是你的生日,这个小熊猫和日记本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小熊猫是玩具,你可以玩。日记本是袁园中队长买的,可以用来做学

习笔记。”朱小翠接过小熊猫和日记本,泪水湿了眼眶。

朱小翠的病是间歇性发作,没病时跟好人一样,可犯起病来就六亲不认。尹非时时刻刻惦记着朱小翠的病情,她利用业余时间来到上海国际妇幼保健医院请教妇科医生,该怎样对待犯病中的朱小翠,犯起病来该给她吃什么药,还把华东师范大学的心理教授请到上海女子监狱给朱小翠做心理咨询。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和药物调整,朱小翠的病情好转了。她表现很稳定,干活也肯出力,还获得了年度记功。后来,朱小翠提前释放了,尹非给她买了火车票,亲自把她送到火车上。火车呼啸着向南驶去,朱小翠从窗口探出头来,大声哭喊着:“尹监,我忘不了你!”回到福建,朱小翠经常给尹非写信汇报思想,逢年过节还给尹非寄来贺卡。

我问尹非:“那个日记本还在吗,我特想看朱小翠的心理轨迹。”尹非递给我一个日记本:“在,她走的时候留下来的,说是上面写得神了给我的话,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我笑着说:“那我就先替你看看吧!”我翻阅着日记本,只见袁园中队长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记录下每日的好心情或好心情中的一部分,让我来分享。因为,将快乐告诉别人,你就会获得两份快乐!

我的心头热乎乎的,我被袁园的真诚深深地感动着。这样富有人情味的话出自一个警官,这就越发显得神秘了,难怪朱小翠这个刺头儿服她呢!慢慢地看下去,两行热泪从我的眼眶涌出,我被朱小翠不幸的人生经历深深地打动了。

叶尼娜这个名字美得让唐老师觉得酸楚

7



薛舒 著
《收获》杂志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叶尼娜是个女孩子,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她长得算不上绝色,但生活在小镇上的她,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为什么?因为她有个独一无二的名字。独特造就了她的美丽。刘湾中学的唐老师是个爱诗的人,他对叶尼娜是未见其人,先见其名,立即引为知己。唐老师怎么也没想到,在后来的接触中,差不多就是这个散发着浪漫情调的名字要了他的命。

情感时空

叶尼娜这个女孩子,自打出现在浦东刘湾镇上,就引起了小镇人的注意。她长得挺标志,眼睛是话梅核子一样的圆眼睛,鼻子是小鞋跟一样的翘鼻子,嘴巴倒不是樱桃样的小嘴,稍稍大一些,嘴唇有些薄,这女孩子大约十六七岁的模样,算不上十分的绝色,但皮肤白,一白遮三丑,所以,叶尼娜只要走在刘湾镇的大街上,她的身上,便常常汇集了一些聚焦的眼光。不管这女孩子长成什么样,叫着“叶尼娜”这样一个名字,究竟还是有些出格的,凡是出格的,就引人注目,一旦引人注目了,不好看的也变成好看了。

对叶尼娜这个名字,刘湾中学语文老师唐贵龙有他的独特见解。他说:这是一个苏联名字,是从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写的《安娜·卡列尼娜》里来的,从这个名字来看,叶尼娜的父母肯定是知识分子。

唐贵龙在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十分肯定,似乎他很了解叶尼娜的父母为女儿起这个名字的用意。叶尼娜进刘湾中学念高中时,唐贵龙正当壮年,他是她的班主任。那时候,恰逢科学至上、知识复兴,老百姓重新把知识分子摆上崇高位置的年月,唐贵龙的论断无疑把叶尼娜的出身提到了较为高尚的档次。

唐贵龙自己叫着一个土气至极的名字,但他长得不土,他身材高挑,口鼻端正,眉清目秀,仪表堂堂,他还戴了一副黑框眼镜,这么一来,他就显得很知识分子了。显得很知识分子的唐贵龙出身农村,娶一房乡办制衣厂缝纫女工

做老婆。老婆名叫陈秀丽,长得却并不秀丽,敦实身材,浓眉大眼,皮肤粗糙,但心灵手巧。平心而论,做老婆是蛮合适的。可唐贵龙自己,却是一个崇尚高雅生活、追求浪漫情趣的人。比如他爱好摄影;比如他喜欢看外国文学名著;比如他常常在废纸上写几行字,他把那些字叫做“诗”……

唐贵龙每天骑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上下班,拥有凤凰牌自行车的刘湾镇人实在太多了,但唐贵龙的自行车是有个性的,虽不是崭新的,但总擦得锃亮,并且,自行车前后两个轮盘的钢线上各缠着一束彩虹样的七色鸡毛,一蹬脚踏,两个轮盘转起来,彩虹鸡毛便旋得整辆自行车一片绚烂。唐贵龙健康的身躯在两轮旋彩中勇往直前,那样子,就不像是刘湾中学的语文老师了,倒是像骑着披红挂彩的高头大马荣归故里的状元郎。唐贵龙的自行车是有别于刘湾镇上的任何一辆自行车的,唐贵龙的踪迹,便随时把他的自行车宣布曝光了。自行车停在卫生院门口,那是唐贵龙去看医生了;自行车停在川杨饭店门口,那是唐贵龙去吃镗丝面了;自行车停在公共厕所门口,那就是唐贵龙在里面“脚踏地板,手拿黄板,眼睛一弹,黄先生出来。”

黄先生是谁?黄先生就是刘湾镇人对高雅的唐贵龙唐老师的排泄物的雅称。

唐贵龙的业余爱好是摄影,他的脖子里经常挂着一部照相机,照相机不是他的私人财产。那年月,中学生们在毕业前夕,流行拍集体照。刘湾镇照

相馆里那个留小胡子的摄影师被邀请到学校来拍过几回,在唐贵龙捏着冲出来的照片发出一份关于光线、角度、效果等的评论后,小胡子摄影师在人们眼里迅速沦为江湖骗子。于是,在唐贵龙谦和而理由充足的请求下,刘湾中学校长大手一挥,批出一叠钞票,并委托唐贵龙操办,购买了一款当时最新的海鸥牌DF1照相机。从此以后,凡刘湾中学里的摄影作品,全部出自唐贵龙之手。每次拍照时,唐贵龙脖子上就挂着罩了皮套子的照相机,指挥着学生们该站直的站直了,该笑的时候笑一笑,然后选择好角度和距离,把一只眼睛对准相机镜头,另一只眼睛闭上,一声声“咔嚓,咔嚓”后,照片就拍下来了。唐贵龙闭着一只眼,手捧照相机,以半蹲姿势站立的样子,显得十分专业,这便成了唐贵龙的经典形象,被刘湾中学里的众多师生们崇拜着。

唐贵龙并不十分年轻,他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了。大女儿念小学四年级,小女儿念小学二年级,他为她们的起名叫“忆蝶”和“怀岚”。这两个名字,在刘湾镇上是绝无仅有的,用浦东方言念起来有些拗口,但意思倒是刚柔并济、内涵深远。唐贵龙为此十分得意,名字是他起的,自然也显示了他的品位。当所有的刘湾镇人都在为他们的孩子起名叫“红”或者“青”的时候,唐贵龙给女儿们起的名字,显然有些超乎刘湾镇人的理解能力。但越是为土生土长的刘湾镇人不能理解的,越显示了唐贵龙的与众不同。他是生于庸俗中而体现着自己的高雅,这种感

觉,既孤独,又满足。所以,当唐贵龙看到自己接收的新一届高一学生中竟有一名女生叫“叶尼娜”时,他便忽然生出了一丝他多遇故知的感情。这感情让他在高傲与自恋的孤独中忽感酸楚。他的脑海中,迅速跳出了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拥有同样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当然,这句话并不能说明唐贵龙现时的家庭生活状况有多糟糕,一切都挺好的,老婆贤惠、女儿健康、生活十分正常。但这句话,可说是适用于任何一个多情而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即便生活没有什么变故,也常常要弄出一些感慨和叹息的。唐贵龙在看到高一新生叶尼娜的材料时,就这么感慨起来了。他合上一大叠材料中并非与众不同的那一页,胸腔里泛起隐隐的潮动。

叶尼娜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刘湾镇人似乎并不清楚。只知镇西街有户人家姓金,祖上出过一个解元。金家那幢小楼,就被人们叫成“解元楼”了。解元楼院子里种着一棵老桂树,长得很是遒虬苍劲。秋天的时候,阵阵香气飘逸而出,时而浓郁,时而清新。路过的人闻到了,就想:这香味,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书香”吧。那么金家,也就差不多可称为“书香门第”了。

叶尼娜,就是金家的外孙女,她被送到解元楼里时,已是她十六岁的大姑娘了,她的父母——金家大小姐和姑爷,却从未露过面。据说,金家大小姐十八岁时就离家出走

了,十多年里杳无音信。“伊为啥好好的上海人不要做,要去做外地人?”刘湾镇人自然是十分好奇,但金家人对此众口铍铍,这就越发显得神秘了。

叶尼娜长得倒真是鲜亮,只是有些怪异的脾气。她从不结交朋友,上学下课独来独往,走路目不斜视,很是目中无人的样子。她爱打扮,一头微卷的长发每天更新着式样,有时在脑后扎个大扫把,有时在肩膀上垂两条麻花,有时干脆就把头发披散着,配上她经常穿的那条咖啡色宽腿喇叭裤,看起来简直不像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倒像是一个可以谈婚论嫁的社会青年。叶尼娜就是这样一个人,与镇上别的女孩不甚相似的特立独行的女子。善良的刘湾镇人对她与小城镇习惯的不融合表示出既往不咎的宽容,他们说:伊本来就不是这里的人,和这里的人不一样,也是正常的。

刘湾镇人一边接受着叶尼娜的与众不同,一边排斥着叶尼娜的特立独行。他们在教训和责骂自家的女孩时,常常把叶尼娜作为案例提出:不许穿这种没规没矩的衣裳,依以为依是叶尼娜啊。

“这样的小囡,将来是嫁不出去的。”人们在指责自己女儿的同时,下了这样一条结论,以表示他们的见多识广和高瞻远瞩。女人的出路,唯嫁人为最上,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所以,对于叶尼娜的未来归宿问题,刘湾镇人几乎众口一词,这让所有的刘湾镇女孩对叶尼娜望而却步,她们既崇拜着叶尼娜,又担心自己和她一样,即将变成一个嫁不出去的女人。